

歷代辭賦總匯

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
歷代辭賦總匯

主編 馬積高

清代卷

主
編
葉幼明

副
主
編
陳建華

鄧方

鄧方，字方君，一字秋門，廣東順德縣人。有小雅樓詩集、小雅樓遺文並傳於世。見晚晴簃詩匯卷一八一、小雅樓遺文。

火輪車賦

客有自大秦來者，卉服紛綸，蠻音格磔。以西歐之元夫，作南海之遷客。造於嶠雅先生曰：往者四洲洞開，雨球不隔。亦越百年，鐵路絡繹。聯五十國爲同堂，縮九萬里爲咫尺，此則輪車之明效也。先生豈樂聞其權輿之始，考其椎輪之迹？虛僕請闢連乘之俛制，續蟬匱之模營。抉

陳其經法，羅計其途程。方其有明末造，海禁縱橫。山高天竺，水毒俄瀛。歎關河之寫遠，憂道里之麋征。黑河冰而憂馬渡，紅海曉而閱雞鳴。何季光之縣累，而遠道之難行。於是仿希羅之氣機，窮明頓之新意。天啟其心，地失其利。歷寒暑之旬曆，成古今之鉅制。鑄萬千軌，環九州。修以月斧，代其星郵。迺采澤銑，迺飛山輶。辨華疊衍，寄木雕鏤。鳩工虛沈墨之國，尻肆虛夜郎之洲。腹廉

錢以切地，背穹窿以如邱。遠而望之，若常蛇舒卷虛煙雲；進而凝之，若長鯨巖亘虛海陬。其爲速也，其爲鉅也，制器以來未之能侔也。爾迺疎櫺窈窕，暗轂縈紵。風招修棧，火扇紅爐。鉅鋟下儲，承筒上暭。黑奴櫛埠，白種葩敷。醫行客之纏屬，迺上賓之攸廬。紅瑜錦被，曼縷雲鋪。窗以畱犁，構以流蘇。租以盧布，驗以繡符。塵霏無足之國，花迎奇肱之途。鬪飛鳥於玉宇，矚落月於金疏。羣聯牀而偕西，趨風雨之上都。南窮沫厓，北薄天墟。島跨對馬，塞環飛狐。八駿無以躡其景，六龍不及驥其驅。而何有虛飛車，而何論虛擗輿。披黃沙而橫徂，絕大幕而無極。朔發軔虛天津，望弭節虛安息。南登車虛昆崙，北倚裝虛大食。三十日而周地之圜，企長軌之路於錫伯。瞋茵碨块，飲沙歎磧。鱗鱗闐闐，碣駭貉貊。狀若韓信車戰井陘，驅赤幟軍而左翼。樓船夜下益州，雷硠中流風利而泊不得。林神罷舞而長踔，山靈慄眴而變色。蛇山鱷水，無幽可以闕；牡關牝鑰，無形可以扼。伊健憚之若斯，惟天始弗階而陟。於是楚炬焦土，秦鞭驅山。石門中開，金鐵以環。石棱倒戟，獅虎爛斑。陰同紂絕，諸鬼所寰。翳遺火而闢之，行陷窟而匪艱。覩雲房之粲粲，聽天樂之珊珊。如墮夢虛眢井，倏騰熛而天關。於是大河徭徇，蒼兕掀飈。長橋捲波，鐵管下施。抗盤盃之揭孽，軼久洋而上基。狎馮

夷而騰轄，互雌蜺而掛絲。命常儀而列燈，詔封姨而曳旗。

星崩礲震，隣嶼支離。闌鬪霍轉，澎湃瞵睠。埃熏升之一

暝，已飛渡虛彼涯。於是其載兵也，則有赤足被髮，接踵

駢肩。玉軾濤駕，朱干霧連。翩然如神光之爍九霄而下羣

仙也。其轉運也，則有市人星流，瓊貨山蠹。魚萃容容，

獅蹲族族。雖然如偃師之陳百戲而炫心目也。其惠行人也，

則有殘客祁祁，遐騎波斯，勞歌譙譖，大地逶遲。偈兮如

駕駒馬建羽旗，夢見故鄉之雲而不恠也。其通商也，則有

長亭短亭，十里五里。逐螢浮梁，渡燕黑水。驟兮如貰帝

錢入天市，心逐彼都之月而不止也。宜虛便百貨而貿遷，

流六合而混同。陋棧軫之式，奪木牛之功。斯車之爲用，

洪虛上國，舍輶軸之廡臬，模嫖姚之鬼工。胡借材於海外，

而不取於宮中。人材庸庸，斯其窮也。嶠雅先生曰：唯唯，

否否。夫見飛蓬而爲車，上古已先其風；驟轂齟而連軌，

春秋已競其雄。試與子紝霞衣，陵清穹，上唐山，下玉宮。

山川爲之峩峨，天地爲之會通。測量之極，蓋不知幾億萬

里。快哉！子且俟以刮三日之瞳，抑何子量之如陋而見之

不充也。客迺皇然撫然，避席而起曰：先生之言，敬聞命

矣。今而後徊徨上國，不敢以手柯爲兒戲也。敢辭。

〔據小雅樓遺文卷二〕

日長如小年賦

以至於我輩當惜分

陰為韻

節過天中，令逢夏至。驚數刻之初添，擬四時而無異。祇此朝朝暮暮，覩日影之遲移；居然煖煖寒寒，訝年華之依次。豈真有二十四氣，合作訛成易以相參；要無非十有二時，儼春夏秋冬而皆備。時則麥秋已屆，梅雨仍疏。薦瓜祠罷，煮蘭繢餘。蟻夢同酣，倚東窗而戀戀；駒光緩度，馳南陸而徐徐。誰云葵扇蕉衣，比葛爲裘之遞換；未必浮瓜沈李，等飲湯飲水之相如。而乃日待某消，日疑韁鎖。蟬吟則久戀槐清，蝶曬則慣依花妥。垂冰簾於長晝，不殊回緩小春；開雪館於長廊，最好消閒小坐。火炎日日，儘堪竟日移情；金伏年年，何啻數年假我。爾乃歎歎人嫌，悠悠我愛。雖溽熱之難堪，恍居諸之迭代。正好風薰奏曲，永日逍遙；竟同月令編書，終年校對。何待十年作客，始增汗漫之思；若教三日下帷，便擬江都之輩。當夫曙風入戶，旭日升岡。彷彿韶華澹蕩，依稀淑景芬芳。酷熱無侵，喜辰光之乍動；炎威不到，疑春晝之初長。誠知氣候難齊，日視年而終促；竊幸時光不迫，年比日而相當。至於烈日方中，近陽漸迫。惔焚長逼於室堂，溽暑長侵於几席。長

盼催詩急雨，送暖迎涼；長驚駐轡炎曦，煎沙爛石。雖說秋風容易，偏為早魃羈遲；回思春意闌珊，猶記東皇護惜。既而夕陽銜岫，皓魄出雲。清風徐至，炎日不熏。略同朔吹驚寒，葛衫嫌薄；正是西山送爽，羅扇猶勤。館可招涼，奚必燕珠之弄；城真不夜，無須鄰火之分。是知日光舒展，年事古今。留連荷淨，依戀竹深。茗長烹以療渴，瓜長食以鎮心。清簾疏簾，長宜對奕；風亭水榭，長可披襟。何如寵拜頒冰，長荷無疆之恩；澤榮邀賜露長，欣永駐之光陰。

蟹賦 以一詩換得兩尖圓為韻

楓紅蘆白之鄉，橘綠橙黃之日。玉露橫江，金風應律。將買醉以消愁，奈承盤之無實；有介族之橫行，具負戈之偉質。方執穗於江村，爭輸芒於海室。信有美之在中，乃乘時而特出。維茲蟹之可嘉，亦稱名之不一。或云竭樸，或號彭蜞。鰐鱉為牡，博帶為雌。鼈鼈蝤蛑兮，棲於石竇；蘆虎沙狗兮，戲乎水湄。擁劍撥棹之異種，蟛蜞蟳蟬之殊姿。大者子牟之類，小者彭越之遺。寄蠣蛤之腹而甚巧，遊蠅蠅之殼而尤奇。義著於楊萬里之賦，味傳於蘇東坡之詩。則有燈照蘆漪，斷陳荻岸。取等探囊，求如布算。雖

如狙其奚逃，縱化鼠而胡竄。拾於泥兮無遺，賣之市兮爭喚。含江霧而盈筐，帶海霜而見絆。莫不顧黃伯以思嘗，解青蚨而相換。若夫拒虎多能，揚波有力。驅瘞鬼於關中，鬪山神於海國。產海陽兮，大可專車；貢春苑兮，僅供帝食。文成虎豹以呈奇，觜比鸚鵡而異色。堯臣謝一殼之青，朱勔嘲雙螯之黑。此皆非尋常之品，而不可以遽得。至於啜以糟而彌腴，沃以糖而愈爽。紅薑雜兮吐芬，紫蓼配兮用享。呼歡伯以為儔，攜老饕以共賞。縱夾舌其何憂，即無腸而可獎。無羨乎鴟炙鰐胎，奚取乎鼈裙鷺掌？羌鳴玉丹而傾液，肌擘素而掀髯。小醉何妨大嚼，多食不礙傷廉。喜臙脂兮色染，憐琥珀兮香黏。堆盤兮充腸共飽，上箸兮信手輕拈。人重數丸之智，臍稱十月之尖。夫其用心甚躁，厥性實寒。託身於蛇蠭之穴，備味於燕飲之盤。憐入厨之穀穀，歎就火之躊躇。雖文戈其自負，亦寶氣之空蟠。聊登筵以佐酒，乃勸我以加餐。且高歌而盡興，更相與啜雀舌而飲龍團。

擬白居易荷珠賦

花淨搖紅，蓋圓擎碧。雨過初晴，露零向夕。有荷葉

之翻青，走珠光而吐白。纍纍月下，穿無乞巧之鍼；熠熠風前，貴擬連城之璧。爾其忽大忽小，亦輕亦圓。羌旋轉之多態，雖瑩澈而不堅。散自天公，非剖胎於蚌蛤；探來

浣女，欲增飾於釵鉗。鶯喉妙而可比，蟻足巧而難穿。宛爾招涼於波上，定能禦火於水邊。亂螢光兮一池炫彩，雜燐火兮萬顆含淵。則有翡翠潛藏，鴛鴦對宿。借美蔭於一莖，窺上清之十斛。仙鳥吐之而何殊，靈鵠銜之而誤啄。體爭合浦圓明，光奪昆池爚煜。未必吞從修己，臨流而象罔或求；豈真剖向馮夷，媚澤而鮫人未哭。若夫跳波魚戲，浮水龜遊。觸青盤之一具，弄翠蓋於三秋。錯落兮盈盈欲墮，團圓兮的的難收。墜波心兮月點，散浦口兮星流。明縱成雙，誰報之於漢帝；鉅或徑寸，孰酬之於隋侯。非魚目可混也，豈驪頸以探來。幻等麻姑擲米，珍殊孝武成臺。果否化龍於池裏，可能彈崔於水隈。莫誤漢臯遺鄭，休疑洞中贈崔。求寶海神，任隨風而散漫；凌波仙子，思結佩而疑猜。夫以質無一定之形，價少千金之直。但看宛轉於江鄉，徒擅晶瑩於水國。光雖的礫，將綴履而何堪；體本虛明，亦編簾而未得。封姨弄之而生芒，陽精逼之而失色。然而輝岸草以熒熒，潤洲蘋而湜湜。無瑕含朗潤之精，有象稟圓融之德。全於靜而虧於動，悟物理之有因；合之少而散之多，信天倪之不測。

張湯磔鼠賦 以湯為人多詐舞智為韻

漢家酷吏，張氏才郎。虎苛成性，犴獄專長。豈果明於龜蔡，居然猛若豺狼。不是磔雞，具獄辭而偏工訊讞；竟能鞠鼠，傳爰書則雅善評章。豈真執法無私，終慮請公入甕；差幸蓋愆有子，不憂門沸於湯。有張湯者，正當駒齒，善決狐疑。狡原似兔，靈更如狸。有宿肉之在几，值黠鼠之初飢。未解銜經，先示登科之兆；但求口食，致招乃父之笞。想今番無故栽冤，固已忍不能忍；倘此後仍然嫁禍，必將為所欲為。於是怒生髮指，憤積眉皴。尋聲追捕，隨跡行巡。大索詎容遁足，窮搜勿令潛身。探從壁孔深藏，奚恤鼠姑心悸；捉向庭階案驗，憑他鼠婦含顰。敢有不承，可識堂前有法；是真可惱，慣從夜裏欺人。遂乃施之撈掠，加以譴訶。罪無可宥，罰不嫌苛。苟見知而不舉，將與受而同科。雖欲鳴冤，亦何辭之可訴；縱思開釋，奈有據而無訛。即茲縱慾逞貪，孽原自作；無論穿墉穴社，惡積尤多。况夫為數前愆，彌難肆赦。過己稔於齧書，罪久叢於食稼。當俯首以就誅，更無口之可藉。社君僭號，究何德而何功；地伯稱尊，不卜晝而卜夜。貫女已經三歲，於今決不爾容；多疑善持兩端，乃敢尚思我詐。按律行刑，

剝膚剔股。嚴酷何堪，凶頑奚取。自矜鍛鍊之才，豈恤呼號之苦。似此深文周內，終當獲罪於英君；胡為任意殘苛，乃竟取歡於老父。奸懲鼠輩，固足徵智計之周；訟息鼠牙，當不惟文字之舞。乃知心喜文深，事非兒戲。恃彼多辭，因之獻媚。鼠也既罪不至斯，礮焉亦情非無為。薄葬詎無賢母，此時何默不一言；杜周實屬傳人，後日反曲師其意。知用法不知明法，亦已見端；能呈身未能保身，究難稱智。

句踐式怒蛙

以蛙猶為式况士之勇為韻

昔越王句踐之志，在報吳也。心如結蠅，氣挾騰蛇。殘卒僅五千之保，強鄰防一旅之加。爭等觸蠻，方企除茲虺蜴；毒虞蜂蟻，誰堪任以爪牙。將思激厲士心，盡作嘯山之虎；藉以恢張霸業，敢輕當路之蛙。當夫鸞車初出，虎旅未休。池塘水滿，莎草春柔。有綠衣之一躍，觸赤轂之雙輶。無殊奮臂，螳螂居然敢鬥；借勉同心，鵝鶴抑又何求。雖昆蟲具有雄心，竟爾不忘其死；倘戰伐皆如此物，庶幾克壯其猶。夫以蛙也者，吐水矜能，抱竿受累。雄奇，亦無才智。恆依青草以為家，慣託綠波以相戲。聽到六更，嘈雜僅佐詼諧；傳來兩部，喧嘩但誇鼓吹。羨爾前身蝌蚪，乃能拒轍而來；愧他臨陣貔貅，未肯荷戈相為。

九九消寒圖賦

以律回歲晚春到人

王乃起而式焉，意觸當轍，禮修憑軾。非齊牛而恭敬毋忘，非路馬而威儀必飭。豈似蠅營之巧，遂令望而傾心；恍同蟻戰之雄，不覺為之變色。一番鄭重，歎殺身乃可成仁；幾度沈吟，使國人有所矜式。從者疑曰：蛙亦甚微，怒何庸尚。生自泥淤，遊隨沙漲。本無跋扈之威，豈有縱橫之狀。渺茲螻蟻，奚勞屈千乘之尊；蕞爾蝦蟆，何足表三軍之望。雖異燕巢幕上，終教驥驥不如；即非蟲處禪中，亦止蟲蚩同況。而豈知其質本不必珍，其氣實堪稱美。豈鷁鷀之棲於籜籬，豈蜻蜓之困於童子。坐而張腹，詎惟嚇鼠之功；躍而持頤，何止承蜩之技。好似蟹能鬥虎，激烈雄心；轉嗤軍化為虫，零丁戰士。於是兵爭劍撫，人競矛持。三申稟令，一隊興師。殲鯨鯢於敵國，奮熊虎於當時。存心務欲復仇，願齊蹠躍；取鹽須知不遠，莫問官私。吳苑烏飛，慨驕盈而終敗；湖波蠡泛，憐漂泊其何之。是知趯趯忘生，盱盱無恐。漫笑蹣跚，休嫌臃腫。軍吏見之而心輕，君王覩之而神悚。故使挫威勍敵，幾同鼠竄而鹿奔；羣欣奏凱班師，莫不蟻旋而蜂擁。霸業可徵王道，敢為而後有為；微虫足喻人謀，欲勇賈予餘勇。

間為韻

心警嚴冬，身憐弱質。寫寒意於孤山，卻寒威於綺室。屈指而流光迅速，瘦描梅影一枝；含毫而布置停匀，飛任雪花六出。從容點染，錯疑黍谷生春；次第安排，不啻花風應律。時則書雲紀瑞，詠雪矜才。繡紋添線，葭管飛灰。警寒風之料峭，對寒日而徘徊。冰敲九曲，池頭不管年來年去；夢穩九華，帳裏那知花謝花開。縱教賭韻拈毫，閒尋寒味；誰復披圖著色，靜驗寒回。乃有畫閣名姝，璇闔夙慧。輕曳貂裘，高盤螺髻。隨心點綴，翻畫稿於紅窗；極意描摹，傳仙姿於縞袂。鉤出八十一瓣光陰，莫負今年；參將二十四番芳信，早通來歲。爾乃清興幽間，柔情纏綿。筆勢縱橫，花枝仰偃。不是銅瓶插處，卅六宮暖氣潛回；居然紙帳窺餘，百五日韶華不遠。寫到白描妙處，冬烘無此清高；看完紅暈添齊，春色何嫌晚晚。歲華暗轉，氣候迭新。香魂活現，粉本同珍。筆閒足補化工，不必鑪添活火；紙上隱含生意，無須褥坐文茵。果然花上添花，無心入妙；真是畫中有畫，觸手成春。睹生氣之無窮，識化機之遞報。數以九而徐增，座有圖而自好。影繪三三徑裏，消閒在筆墨之間；傳神六六峯前，圖畫極丹青之臭。好擬暗香浮月，寒韵偏多；憑他朔吹號天，寒威不到。冰綃頻

展，玉軸橫陳。從頭渲染，一色鋪勻。無限春光醞釀，全空色相；別饒畫意回環，綽有精神。依稀寫出梅香，紀畧話帝京之景；漸次染成杏蕊，探花兆及第之人。是知玲瓏手敏，寒煖心闢。偶爾揮毫寫意，時從倦繡偷閒。何須圖仿劉褒，風寒雲熱；差類圖傳道子，五水十山。驗物候之循環，全仗生絹一幅；愛工夫之素忝，莫嫌老屋三間。

擬謝惠連雪賦

重雲積，朔風號。三冬盡，萬木凋。日華無色，雪花初飄。梁王心喜，用集賓僚。斯時也，筵前芳醪，座上佳士。鄒生奉觴，枚叟侍几。相如上坐，旁睨高視。但見撒鹽舞絮，堆砌侵櫺。先生室白，冷透氊青。王乃舉酒，相如授簡於庭。曷為之賦，揮筆勿停。相如於是邈然而思，肅然而起。乘興拈毫濡墨，拂紙賦曰：臣聞露聚為霜，雨凝成雪。其氣則寒，其色則潔。雖見現而消融，每因風而沴結。高士卧之以勵廉，忠臣吞之而表節。將軍則乘夜以成功，學士則映光而披閱。信有益於斯人，幾莫可以殫說。若夫元冥司令，顓頊乘權。峯巒首皓，水澤腹堅。沸泉不煖，火樹無煙。虹藏識歲律之盡，霰集驗物理之先。於是處處鋪銀，山山列玉。散若紉舒，堆如素束。冷逼衣裳，

寒侵枕幘。粉蝶舞於簷端，銀虬飛於水曲。爾其漫天有影，著地無聲。霏微瓦縫，漸歷階楹。飄半空以旋轉，飛萬片

成象，與時為功。蝗子土伏，辨麥畝同。盈尺表瑞，人壽年豐。

以縱橫。羌懷烈之徹骨，乃翩翻而炫晴。既而態輕舞羽，

響細爬沙。縣延屋角，繁樸簷牙。庭無月而流素，樹非春

而著花。攢紙窗而一色，侵縞袂而無瑕。欺素顏於越女，

妬皓腕於秦娃。況乃積可成山，握難盈把。交錯大荒，紛

綸平野。爪踐之而留鴻，蹠過焉而沒馬。蹊徑失其崎嶇，

原隰渾其高下。行者膚裂而手輒，歌者曲高而和寡。別如

飄飄遠塞，蕭索邊關。平沙浩渺，荒戍迷漫。黏旌旗而色

皓，拂劍戟而光寒。成玉壘於頃刻，披銀甲以登壇。刁斗

鳴兮夜將半，木葉空兮歲欲殘。至若委積珠林，繁紆紺宇。

寶樹攢棉，雲憧積羽。散疑仙女之臨，戲想天公之舞。旃

檀淨兮燦瑤英，薈葡萄兮垂粉乳。澄心則一塵不驚，說法

則萬花齊吐。爾其紛紜合沓，聚散橫斜。晶瑩潔淨，大小

交加。初迴旋以多態，繼冷淡而無華。漫天皆皓，竟夕不

譁。明徹於上界下界，氣憚乎千家萬家。鄒陽聞之，恍然

若悟。歌以永言，昭其天趣。歌曰：天道有常兮若環之循

人，情善變兮與時相因。睹白雲之皚皚兮，彌企望夫陽春。

又歌曰：雪宮高兮開瓊宴，雪堂靜兮呵玉硯。願及時以尋

樂，曾何分乎貴賤。王乃領清曲而會心，酌美酒以興歎。

回顧枚叔，曷為之亂。亂曰：白雪之白，質兼化工。在天

擬蘇子瞻前赤壁賦

歲在壬戌，時維孟秋，蘇子謫居黃州。閒散無事，涼風入牖，皓月在庭，亦足樂也。而惜無崇山遠水，未足縱觀而曠覽焉。適有客至，言及赤壁之勝，乃欣然載酒命舟，偕客而遊於其下。斯時也，一天流皓，四野聞颶。葉紅古嶺，蘆白荒洲。界光明其如晝，聲蕭瑟以驚秋。於是取酒共酌，放棹中流。縱飲乎江上，而無心以任去留。客曰：如斯良夜，不有高詠何伸雅懷？歌曰：山高兮水遙，望河漢兮迢迢。慨人世兮多憂，安能長似乎今宵。蘇子聞之，悄然而悲，浩然而歎。乃從而和之曰：蓬萊巍巍兮不可接，瀛海茫茫兮不可涉。覩風清與月白，誰其假予以舟楫？客方吹簫，未及言也，傾耳聽之。清角低奏，激徵徐揚。舒意四表，遊心八荒。方一闋之初歇，若萬慮之都忘。蘇子舉酒而進曰：客豈別有所託乎？客曰：言足以達其有猷，行足遂其有為，節義足以固其有守，此非子之自負乎？朝依帝闕，暮寓臨皋。蹉跎偃蹇，中心忉忉。此非子之窮於所遭者乎？方其覲螭陛，奏鸞箋。歸玉署，撤金蓮。遇欣

魚水，望若神仙。固千載而一會，又幸值夫華年。曾日月之幾何，乃優遊於山邊水邊。宜懷憂而不釋，每觸景而生慨焉。若夫我者無皋禹之才，抱箕穎之志。耽泉石以自娛，遺冠冕以避忌。既於世而無求，且與人以共醉。借圓幹以寫心，亦安往而不如乎吾意？蘇子曰：客誠高人，而亦知夫古人之於山水者乎？莘野可耕而不必以耕終也，渭濱可釣而不必以釣窮也。自目之所見者，言之則為峙為渟，恍示我以有定也；自心之所寄者，言之則為高為深，又貺我以無罄也。天生我才，必有所用。苟一息之尚存，敢於浪以自縱。客聞起敬，滌盞相酬。酩然而醉，亦不辨其孰樂孰憂。

菊花天氣近新霜

以題為韻

紫蒂參差，黃華馥郁。玉屑欲霏，瓊花漸簇。白衣之送酒將來，青女之添妝何速。籬邊蕊吐，看來瘦影亭亭；橋上寒鋪，踏去嚴威肅肅。記得枝霑白露，忽然欲結為霜；須知徑有黃花，却喜其淡如菊。昔放翁重九之遊湖上也，關心楓荻，放眼煙霞。詩情益縱，酒意偏賒。野艇間遊，漿弄一聲欸乃；村童隨笑，音傳兩岸喧嘩。客裏十年，慨光陰兮草草；波心一醉，任世界兮花花。爾其千枝秀發，

窗竹夜鳴秋賦

以題為韻

五美名傳。菊臨風而自舞，花冒雨而偏妍。三徑寒輕，誇奇葩於彭澤；幾枝墨染，羨嘉種於秦川。偕他蘆白葭蒼，色鬥三秋之節；好共橙黃橘綠，香生九月之天。於時玉露被於羣芳，金風摧夫眾卉。肅殺堪虞，森寒可畏。滿目蓼荒，淺漱寒雁淒涼；驚心楓冷，吳江啼鳥髡鬚。未經霜降，偏開老圃之花；待到菊殘，更益嚴寒之氣。天色沈沈，天光隱隱。冷氣頻添，寒氣潛溫。霜遲鋪玉，已驚簾外生寒；花似散金，漫說枝間傅粉。曲徑芬芳乍送，非關庾嶺梅開；滿城風雨欲來，却是重陽節近。是知霜欲霏而有待，菊爭放而堪親。曲徑已看點玉，迴塘尚未鋪銀。最憐菊影橫斜，氣候之寒何畏？却喜霜華黯淡，花光之好無倫。白奇不必作歌，援琴調古；陶令僅堪獨醉，酌酒香新。即至印偏板橋人迹，分來沙岸月光。霜痕滿地，菊徑餘香。瓊屑匀霏，花凌秋而彌健；金英低亞，天雖冷而仍芳。晚節嶙峋，慣向西風冒雨；疏枝兀傲，任他秋露為霜。客有飛鳳嶺之觴，選龍山之路。警霜信於秋深，戀花光於歲暮。挿來帽側，帶餘興以遲歸；采向籬邊，餐落英之無數。愛爾金罍浮滿，赴宴吟詩；即今玉露溥餘，登高作賦。

嚴青可愛，勁綠無雙。聲傳小院，影映殘缸。非同嶠谷三秋，同淡菊兮繞徑；不是淇園五夜，與長松兮橫窗。昔謝公之有亭也，石徑朱欄，疏檻草屋。橘柚低垂，梧桐高矗。誌丰儀於昔日，夜色關心；領況味於斯時，秋光滿目。池環九曲，開盈萬朵之蓮；人異七賢，栽徧千林之竹。方其綠映紗窗，陰籠曲榭。音淅淅而露粉堪誇，葉森森而風枝閒暇。虛心瀟灑，宜雅宜風；勁節參差，如話如化。好音入戶，偕蟋蟀以鳴秋；直幹參天，同星晨而永夜。未幾而月遮半牖，漏永三更。清音斷續，嫩籜縱橫。秋聲繞閣，夜色當楹。乍看弄月吟風，好共詩歌以互答；最愛龍鬚鳳尾，且隨絡緯以和鳴。覩秋光之渺渺，感秋景之悠悠。亭前綠重，窗外陰稠。浥露啼烟，與蛩吟而相和；臨風振響，偕雁語以同幽。千竿翡翠之翎，低聲語夜；百畝珊瑚之節，老氣橫秋。奈何佳景雖存，幽人莫遇。當秋而慨暮彌深，對竹而相思如故。窗前燭冷，難成聚首之歡；夜靜燈殘，莫得促膝之晤。此所以感勝景以題詩，懷伊人而作賦。

貪看梅花過野橋賦

以題為韻

紫華韻勝，綠萼香含。花開峻嶺，秀挹幽嵐。撫蠅苞

於圯上，玩蟬葉於江南。枝瘦酴醿，惟松姿之可比；釵橫荳蔻，過槐道以相探。尋素影於孤山，雅愛鶯兒之蕊；領清香於灞岸，渾同蝶意之貪。原夫楊士奇之言志也，寒氣不嫌，名花長贊。酒醉筵前，香吟澤畔。方思賞景雲山，擬過板橋而把玩。譜新詞於席上，費我閑敲；指冷豔於溪邊，與君共看。倘使羣花盡秀，眾卉全開。不必尋芳水榭，何須著意花魁。覩躡躅之紅粧，香來曲徑；盼芙蓉之白面，粉掩蒼苔。不無嫩綠深黃，偏種先生之柳；何必傲霜踏雪，酷貪高士之梅。然而梅香暗澹，花影橫斜。橋邊雅致，野外芳華。瀟灑癯仙之侶，幽閑處士之家。臨水盈盈，丰姿可仰；當壚脈脈，意態堪嘉。聽廿四兮吹簫，宜過蠅梁之道；愛三分兮勝雪，誰如鶴守之花。而况夫嘉客盈庭，良朋滿座。檢點寒衣，安排酒佐。愛笑愛語，曷把袂以前行；以遨以遊，皆隨聲而唱和。逍遙道左，關心梅嶺非遙；吟嘯花間，徘徊嶺下。杯銜梅嶼，不覺寒深；句鬪梅村，同稱景雅。笑春風之未覺，雪霽長橋；試漢頌之新粧，梅開偏野。覩梅花兮可詠，慨野景兮難描。枝橫玉柱，蕊吐瓊瑤。笑索林前，孰媿丰神之治澹；格超塵外，足徵品地之高超。早雪初停，梅衝寒而吐蕊；高風尚在，花映水以橫橋。是

知晚景蒼涼，奇葩淡素。詩才之絕妙偏工，壯歲之光陰未暮。戀檀心之乍展，欲去仍留；探罄口之初含，將行忽住。曩昔借詩見志，慕佳士之多才；迄今懷古追蹤，想伊人而作賦。

卜式牧羊賦

以非獨羊也治民猶是為韻

狼貪有戒，豹隱無違。一鞭細雨，十里斜暉。聊看羊於禁苑，乃考牧於京畿。豈因牧馬而來，也知去害；可悟牧民之術，何患無依。但看三百維羣，已足報功而課最；重理十年舊業，漫言昨是而今非。有卜中郎式者，節勵忠貞，心明幽獨。氣挾雄飛，情甘雌伏。任不願夫從龍，耕亦羞為叱犢。財輸雁塞，曾有志於佐軍；詔下螭坳，終無心於食祿。為歎子卿困虜，十九年乃得來歸；却憐井伯入秦，七十歲轉傷自鬻。帝於是遂其本志，試以所長。滋繁有待，豢養多方。勞汝荷蓑荷笠，莫教為穀為藏。以薪以蒸，此際非無經濟；或訛或寢，於時足驗賢良。不同虎兕難馴，好聽來思於爾牧；豈必雞豚是察，庶占亡悔於牽羊。

耕織圖賦

以農桑者天下之本為韻

昔樓璣之為於潛令也，堂傳琴韻，職任花封。歎民生式乃中履從容，布衣閑雅。鞭策親攜，芻茭盈把。清泉白石之間，豐草長林之下。驅來短角一羣兮，茁壯平皋；捋到長鬚巾歲兮，阜蕃偏野。不是初平叱石，假幻術以成之；

略如孺子驅雞，可不言而喻也。帝過而善之曰：君誠勞矣，朕實嘉之。頻煩調劑，幾費維持。具有飯牛之略，幸無失馬之疑。一歲糶而三歲瓶，滋生不已；池可飲而阿可降，相養偏宜。治人因治物而彰，各得其所；司獸與司民無異，國亦可治。式拜稽首，俯伏而陳。求芻求牧，活國活人。理不難於一貫，道尤貴於相因。不騫不崩，務起居之均適；或留或去，賴操縱之如神。但教毋令敗羣，庶覩三十維物；要使克全其性，可臨億兆之民。牧人細事，國士嘉謀。祥占魚夢，化洽鴻猷。野有麾肱之詠，國無殲首之謳。治理豈有奇哉？於斯可決；民情大可見也，何必多求。相觸無憂，角可歌夫濺濺；立言得體，態堪想夫猶猶。方考績於上林，爰命官於緝氏。藉酬肥息之庸，待展安全之美。千頭並育，既著成勞；八口相資，應多受祉。大才小試，豈惟類別雌雄；觸處旁通，並可恩周閭里。除莠寓安良之意，誰曰不然？仁民即愛物之心，固宜如是。

丹青筆妙；卻念辛勤作苦，何禁蒼赤情鍾。晝耘偕夜績齊興，餘粟而兼能餘布；果腹與被身並慶，先蠶不緩於先農。想其揮毫審慎，搦管評量。耕摩百畝，織寫七襄。戴笠披蓑，萬井桔槔轆轤；鳴機顧杼，三更燈火淒涼。操豚足以祈年，男少惰游之態；賽馬頭而求福，女非時式之妝。繅絲剝繭之餘，有喰其餧；望杏瞻蒲而外，爰求柔桑。於是向我后而直陳，感斯民而難捨。俾深處於九重，得周知乎四野。秧田叱犢，農丈人幾費規摩；桑徑祈蠶，兒女子不嫌描寫。警催耕於春鳥，劇憐手足胼胝；聽促織於秋蟲，羞學容顏夭冶。絕似圖陳無逸，宜思衣之食之；不同圖繪流民，盡是饑者寒者。爾其為耕圖也，忙亂分秧刈麥，縱橫北陌南阡。布穀杏花村畔，結廬楊柳溪邊。分明笠影隨身，一犁雨足；彷彿稻香撲鼻，多稼雲連。腰鎌野老行來，羨爾蒼顏矍鑠；撇笛牧童歸去，笑他頑態蹁躚。會看百寶告成，已極生人之樂；但得三時不害，依然上古之天。其為織圖也，柘館雲迷，棘牆煙惹。機軋軋兮有聲，桑猗猗兮盈把。舍南煮繭，活火新添；溪北浣紗，清泉自瀉。曳紅裙而製錦，為裘兼可為裳；捲翠袖以提筐，阿妹還携阿姐。染就元黃朱綠，綺散風前；造成黼黻文章，梭拋月下。是蓋情深稼穡，意重機絲。乃傳神於綠野，用敷奏於丹墀。廿四幅揮灑淋漓，如話如畫；億萬姓經營慘淡，不識不知。

千耦耕耘，描出鳩催扈督；萬家組織，畫來螻首蛾眉。宛夫唱而婦隨，相小人得其所矣；顧朝披而夕覽，我國家禮亦宜之。方今聖天子澤被垓埏，恩周近遠。既家裕而戶饒，亦文修而武偃。元辰祈穀，占魚夢於閭閻；吉己親蠶，煥龍章於裳袞。欽承祖德，巡春知稼之軒；仰迪前先，浴種上林之苑。從此咸登仁壽，合吹豳飲蜡以興歌；皆緣屢念艱難，覩秧馬繅車而知本。

觀騎兵春操賦

以此皆騎戰一敵萬

為韻

日麗旌旗，風催驃駒。騎若雲飛，兵如雨起。傍柳樹以開營，近桃花而築壘。寂寂而枚銜，萬馬既足齊而力齊；嘵嘵而弓挾，三軍爭抽矢而舍矢。操之得手，應知武也維揚；觀者賞心，誰謂技之止此。維時塵飛柳陌，香滿花街。和風乍動，淑氣偏佳。當鶯簧之初炙，正虎旅之新排。鼓共雷鳴，恍雷聲之震耳；弓如月滿，儼明月之入懷。垂楊遠拂，銀鞍六轡沃若；淺草低承，金鏹三發孔皆。方其操縱轡平原，錦韁花映；彎弧芳甸，白羽鷺窺。非關豐圃習儀，人偏如堵；不是華林耀武，蓋亦飛芝。繫有節而有容，

尚德並非尚力。羌如組而如舞，善射尤貴善騎。於焉觀之，馬既調良，甲皆組練。箭駛如風，駒馳若電。袍迎新柳依依，鎧映濃花片片。青郊布陣，連鏃偕春燕而飛；綠野開場，鳴鏑和春鶯之囀。信健兒之有勇，用備三驅；豈老將之成功，身餘百戰。非以伐而以征，非于田而于逸。惟五鷺之皆除，雖一發而有律。好擬春蒐游獵，無須戒彼虞人；却殊春戍備邊，但令簡其軍實。霓旌風捲，時和則節屆三三；虎幄雲張，令肅則隊分一一。彼夫水師則舟楫相衡，步卒則戈矛互擊。或乘風而威耀樓船，或掣電而聲馳羽檄。孰若茲技顯雕弓，能呈羈韁。蹠不驚塵，矢皆破的。春雲絢爛，映五色之綵旗；春日融和，耀連珠之金鏑。馭龍媒之馳驟，豈徒末技能嫋；奮猿臂以逞材，須識將軍無敵。聖天子文治聿昭，武功並建。西域消兵，東郊布憲。蒼龍載駕，樂烽燧之無驚；朱鳥懸旗，喜甲兵之不頓。劍戟銷而戰備仍修，干羽舞而頑民胥勸。所由彙弓戢矢，帝可六而王可三；歸馬放牛，德惟一而歲惟萬。

其桃李陰濃，酴醿香絕。覩翠袖兮班聯，羨紅妝兮伴結。娉娉兮桃扇輕搖，嫋嫋兮杏衫整潔。呼姊妹以同行，為養蠶而情切。十里五里，前村後村。秦娘隊逐，越女聲喧。將繅絲而顧杼，先賽會而祈恩。驗蠶花於滿野，黏蠶帖於當門。趁三春兮瓣香供奉，祝八輩兮輭語溫存。於焉兩兩當閨。則見提筐滿路，攜酒盈壺。巫陳野寺，靈乞山隅。匪入春而會成撲蝶，豈驚秋而會說烹鱸。白板扉前徵逐，朱牆廟外招呼。葦葦憶收於八月，籩筐爭挈於三吳。未幾社南禱罷，巷北人歸。薰風乍動，夕照將微。處處搴來晶箔，家家織就桃緋。回首神旛隱約，尚遺古廟依稀。爰為之歌曰：提籠手將輶，採桑汗頻揮。無福着羅綺，組織不敢違。餘音未了，綺思重生。復安冰柱，更譜鸞笙。又歌曰：乙復乙兮絲之縈，軋復軋兮機之聲。寄語一時紉袴子，惜此工夫體此情。

祈蠶會賦 不拘韻

仁壽鏡賦 以仁壽之字昭然可見為韻

桑柘陰陰接短牆，春光暗淡花無香。社鼓聲傳雞骨兆，荒祠人祝馬頭娘。卜瓦告虔深禮佛，招邀女伴會村傍。爾

靈鍾山嶽，瑞應星辰。十光初現，七寶方陳。壓峰巒而主靜，鑑草木兮恆春。石本非頑，具有太和之氣；年何

能算，居然不老之身。久照本乎得天，貞而能壽；不蔽原於無欲，智以成仁。昔有唐天寶之初，正巴蜀呈奇之候。本石也而亦高亦明，有字焉而非篆非籀。光不疲於屢照，合推誠者之明；蹟真可以臨摩，詎待良工之鏤。象安土則敦而能愛，宣合四海以同仁；擬堅金則磨而不磷，何止百齡以獻壽。乃有詣闕而上書者，來自岷山之地，詳稱寶鏡

之奇。嵌空焜耀，吐彩陸離。鑄異青銅，乃光明之如許；

題留翠巘，問揮灑兮伊誰。若非神禹銘功，安得高矣美矣；想是媧皇鍊石，幾經追之琢之。則見有仁字焉，若感德而

效靈，若戴恩而呈媚。若為愷悌寫其衷，若為慈祥表其異。鏡非有匣，如傳存遏之功；鏡本無臺，曲繪和平之賜。須識仁兼萬善，一二日默懷幾康；應知仁被四民，億萬姓同歌撫字。又見有壽字焉，偕壽星而騰曜，比壽木之舒翹。彷彿壽文初撰，依稀壽字非遙。不騫不崩，倣嵩呼於漢武；克單克厚，媲華祝於唐堯。不同鳥篆虫書，一時難辨；却勝江心水面，萬古長昭。是知仁風遐播，壽日常延。故得休徵碧岫，德動蒼天。鏡光迸露，鏡彩高懸。點畫分明，雲痕難掩。禎祥永著，月影同圓。仁首四端，格被誠非偶爾；壽先五福，感通又豈徒然？彼夫金鏡作於貞觀之年，鍊鏡進自大原之夥。非不擅著作以示人，效媚茲以附我。然而或則假借之詞，或則陶鎔之瑣。孰若茲不雕不琢，鏡

之朗確具其形；有質有文，鏡之明若觀乎火。為笑屈刀之孫博，將比美以奚如；休誇置殿於漢家，欲爭先而未可。方今聖天子仁美麗鴻，壽徵安燕。萬方仰闡澤之流，九陛迓繁祺之眷。樂山寄意，詎煩封禪。成書錫極延釐，不必長生名殿。爭詠仁而蹈德，順則者不識不知；咸益壽而延年，獻頌者共聞共見。

昆明池習水戰賦

以題為韻

漢武帝雄才夙負，偉烈無綸。威宣虎視，畧展鯨吞。戡亂之謀獨遠，攘夷之志常存。池鑿漣漪，赫赫兮兵觀澤國；戰教洲渚，滔滔兮浪湧軍門。頓起雄師，定掃賊氛於醜虜；宏開巨沼，非資游蹟於後昆。維時烏孫競鬪，身毒橫行。遐方未服，絕域難平。將欲除夫跋扈，必先振厥甲兵。執銳披堅，將早選夫衛霍；揚威耀武，任曾委夫李程。鼓擊如雷，入耳恍同雷震；弓環似月，迎眸好擬月明。則有昆明池焉，仿滇河之象，分瀾滻之支。經營備至，寬廣胥宜。非馳情於遊覽，實有意於陳師。像鏤牽牛，擬泛槎於銀漢；功非走馬，待勞酒於金卮。居然威振邊疆，隊統樓櫓齊搖，艨艟交及。刃若霜含，兵如雨集。臨流則虎士